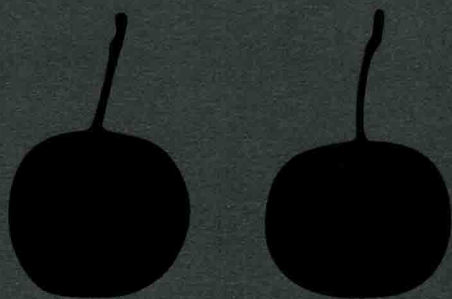


早熟

吴岳笙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早熟

吴岳笙 著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早熟 / 吴岳笙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7.7
ISBN 978-7-5458-1504-7

I. ①早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7)第 154880 号

责任编辑 王 璇
装帧设计 e 2 Works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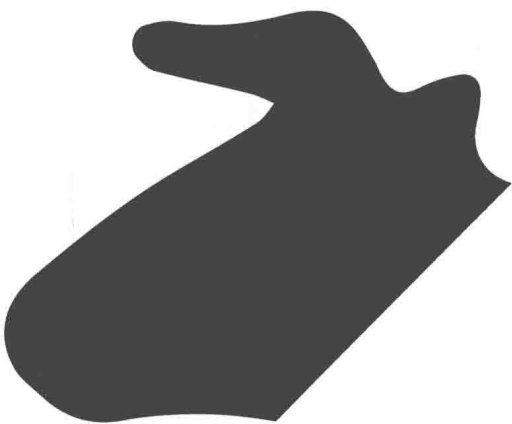
早熟

吴岳笙 著

出 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o)
发 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印 刷 上海叶大印务发展有限公司
开 本 889×1194mm 1/32
印 张 11.125
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458-1504-7/I.397
定 价 35.00 元

目 录

001	母牛吃山楂
005	引言 庸医
015	立冬和谷雨
045	谷禾三英
077	奶子
125	乌鸦岭
183	骆驼沟
223	草儿
263	光头女人
295	审丑门诊
319	失语症
343	尾声 早熟还是熟透



母牛吃山楂

只见过母牛啃青草
从未听说母牛吃山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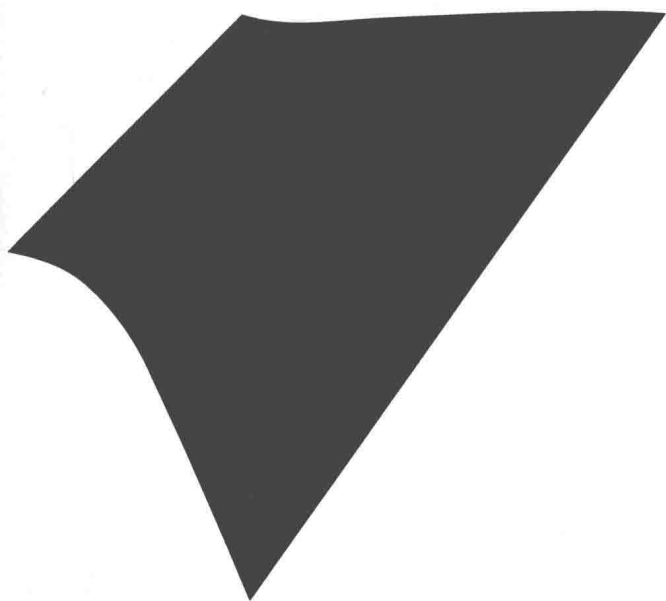
母牛大口地咬 忘情地吞
山楂果儿 山楂叶 还有山楂的枝儿

母牛 留给我一点儿吧

母牛脖子蹭杆儿
脚踹底下的乳房

你的在这儿呢

引言 庸医



心理医生说，在川先生患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，无论眼睛，还是耳朵，都产生了十足的幻觉。

我对此深信不疑。我深信不疑的，是在川先生的眼睛和耳朵。

在川先生对我说，几个毛小子又来要糖吃了。

我问，几个呀？

在川先生回答不上来。他把巨大厚实的驼绒被子，从后背裹上来，掖紧脖子处的缝隙，在模糊的视线中发着呆。他说话的时候这样，沉默的时候也是。

从我的角度看过去，在川先生的眼皮是松垮的，毫无精神，昏昏沉沉。他的头逐渐耷拉下去，像花坟墓顶上，飞来一只不怕冷的黑鸦。

其实，我根本没在在川先生的对面，这一切，是我的眼睛和耳朵，所产生的十足的幻觉。

但在川先生和我的根本区别在于，在川先生去到大山的深处作一首没完的诗，而我，只是一个凡人，我的幻觉只配书写，写得完，写得尽。因此，我注定不能成为诗人，只能是个凡人。

冷到零下三十度以下的气温，在川先生死也不下山，整个儿大山被白雪覆盖。

逃回来的牧民说，踩一脚，就掉进去了。掉进去后，睁眼一看，四周全是滚烫的雪，开水一样，逐渐融化身体，直到完全蒸发。

我问牧民，你是怎么知道的呢？难道你死过一次？还是记得上辈子的事情？

牧民把沾了生奶的手指塞进嘴里去，像是故意堵住自己的嘴，以掩盖吹嘘的尴尬。

可在我看来，这不是吹嘘，是牧民的幻觉。牧民在冷与热的两极之间，无限轮回，久而久之，深知了雪山的本性。

在川先生固执地守了一冬，牧民回来的那天跟我说，放心吧！给他找了个避风口，冻不死！

一整个儿冬天，我与在川先生发生着隔越时空的对话。在川先生自始至终地沉默。我肯定，他做了不止一首的诗，

没有多余的言语。

牧民有个形象的词语，形容在川先生守护的避风口——冬窝子。

我很想问一声：尽管你只是沉默，在川先生。冬窝子里的你，身体是否烫出了疤痕？四肢是否开始融化？

在川先生下山的那天，认识的不认识的毛小子，一拥而上，问在川先生要糖吃。在川先生的手掌上，摆着各种各样的糖，甜的、酸的、咸的。

在川先生打发了这群毛小子，换上将被踩穿的拖拉板儿，倚在我的对面。他的身后，是一口凹进墙内的书架，书架上的诗集横竖颠倒，字朝上，或者朝下。

我对在川先生的建议是十分在意的。在川先生上山前，我递给他这本小说集的草稿，希望得到他指点的同时，也给那孤独的冬窝子捎去一份度日的消闲。

在川先生口袋里掏了半天，竟又翻出一块儿糖来，也许是他特地藏给我的，没被毛小子抢去。

是一块奶糖。

吃你的奶吧！听我说就行。

我只能沉默。

在川先生的发问就是诗，我只有沉默的权利。沉默不是沉沦，是回答的方式。

一只分不清男女的牛

产着永远挤不完的奶

喝死了×个出轨的女人

在川先生说完，自己大笑起来了，笑得翻过了头，用倒立的目光和书架上的诗集重新对视，朝上的字朝下了，朝下的字朝上了。

在川先生，别看咱们这个小镇远离城市，牧民可一点儿也不落后。

我不知是否有解释下去的必要，因为我的任何解释，都潜藏在小说文字的汪洋底下了。

我还是解释下去了，尽管在我开口前，在川先生早已捕捉了全部的说话内容。这会儿，已不耐烦地嚼着另一只口袋里掏出的硬糖，发出咯嘣咯嘣的脆响。

但我看得到，在川先生的身后，除了诗集以外，还有大片大片的牧民，或是人，或是鬼，他们早已逃离了那个温暖

的冬窝子，遁入冷却的火焰中去了。

在川先生一定是要我说给他们听！

母牛生了娃。娃是公的，被送进屠宰场。娃是母的，便喂食服药，一到性成熟后，怀孕分娩，好产奶给人喝。

我自问自答，在川先生昏昏欲睡了。

公的都变成人的食物了吗？不不不，会剩下那么几只健壮的，提供孕育的精子。公牛岂不是天天交配？不不不，哪用得着交配？哪用得着男欢女爱？人工取精，人工授精。生了宰，宰了生。活着的生娃，生娃的产奶。

在川先生把诗集扣到脸上去了，不知睡着了没有。

小镇上的男人越来越少，都被拉进屠宰场了，男人没用，男人越来越没用了，留几个就行，留几个提供精水就行了。

结果……留下的，却不男不女起来，雌雄同体起来了。

我说完，自己也大笑起来了。

在川先生说一个冬天了，书架上借来的诗集都过期了，得还。我和在川先生一人抱了一摞子。

进图书馆的时候，保安不愿意了，说禁止穿拖鞋入内。

在川先生二话没说，两脚向后一撤，向上一抬，剩了拖鞋在地上。

在川先生光着脚走进去了。

我远远望着在川先生的影子，一点点消失在图书馆透明大玻璃的光亮和热度中，像被白雪吞噬的身体，归于那干净澄澈的大地中央。

那一刻，我产生了十足的幻觉，在川先生真得飞起来了，慢慢地游荡，汇入这天地之间的广阔意义中去。

手中的一摞子书根本不存在，只有这本名叫《早熟》的集子。其中的一页，有在川先生留下的笔迹，红色的波浪线托起黑色的潦草字体，那是在川先生的不言不语。

在川先生说，他读这本集子的时候，只感动过一次，那是个丝毫不重要的场景，那个人物甚至连个人都不是，竟是只驴子。

我连忙翻开，找到“驴子”的部分，虽是自己的文字，竟无力地陌生起来。

“那窗口，是原先老驴生活的地方，老驴自从退居到这间黑屋子后，就不愿意出来，只偶尔探头出去，吃外面的大雪，看俺爹从大雪里回来没有，看俺爹的头上覆了多少雪。”

——《奶子》